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三十四回 捉私煙小敲竹槓 揪假髻大破慳囊

話說靜齋春泉正在講話，忽見一人自外奔入。那人見了春泉，叫聲老爺，垂手侍立。春泉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老爺，我有一樁尷尬事情，要同你老人家商量一下子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鬼鬼祟祟，又串出了什麼把戲了？」

那人面孔一紅，走近春泉身邊，咬著耳朵講了好一會子的話。春泉皺眉道：「我一竟叫你不要胡鬧，總是不聽，這會子果然鬧出事來了，卻又要我晦氣。我不知前世欠了你多少債呢。」

隨向靜齋道：「有現洋沒有？」

靜齋道：「要多少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三百塊夠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待我去瞧瞧，不知有沒有。」

說畢，就到裡帳房去了，一會子，出來道：「洋錢只有五十多塊，鈔票拼拼可好？」

那人道：「鈔票也是一樣的。」

靜齋回到帳房，開出鐵箱，把鈔票洋錢點了個齊，跟手付過春記的帳，重又拿出，交與春泉。春泉也不點看，隨給了那人，囑咐道：「下回可小心一點子。再鬧出禍來，我可不管了。」

那人連應曉得，接了錢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春泉的龍陽君王阿根。王阿根自與春泉有了特別交情後，趾高氣揚，頃刻間換了一個人，從前的老相好花煙阿三，野雞阿翠，連請了他五六回，也沒有請到他一次，卻與慈雲庵尼姑名叫妙相的好上了。

這慈雲庵本是一所佛店，共有尼姑五名，一師四徒，師名夢曇，本是開堂子的老鴿，因為虐待討人，被人告發，討人發了濟良所，還要打，還要罰，弄得人財兩失，惱的他把三千根煩惱絲一刀截去，遁入空門，作了尼姑。幸虧說話來得，東也捐，西也化，竟募集了好幾百塊錢，就開起這慈雲庵佛店來。起初只租得一幢房子，後來生意發達，改租了兩幢一廂，便鋪設幾間精緻房間，請那些女檀越，某總辦千金，某買辦姨太太，某董事少奶等。前來隨爐隨爐，消遣之局總是麻雀八圈，就中抽幾個頭錢，貼補貼補，手裡倒也著實寬裕。

上海地方，本是男女混雜的所在，何況庵觀寺院？說起來總是十方世界，只消費上一副香燭，就不能禁止人家不進來。所以此時，女香客之外，更有一班爺們，也時常進來燒香參佛。佛法平等，男女從無歧視，夢曇待對男女檀越，自然總是一般的慇懃，姐們爺們，聚在一堆兒，還有甚好事情乾出來。夢曇只要佈施到手，任你翻天覆地，全都不管，所以慈雲庵此時竟成了個秘密待合所。

夢曇手裡活路了，頓時敢作敢為起來，連收四個徒弟，都是蘇州下鄉小人家的女孩子，面貌兒都長得很過得去，妙蓮，妙華，妙相，妙莊，都出了重價買來的。夢曇便教他們修飾工夫，外交手段，這四個女孩子倒都是可造之材，教不上半載，居然都成就了。夢曇把庵基再行擴充，租了所三幢兩廂房屋，四個徒弟，特裝了四間極精緻的雲房，以便接待香客。

妙蓮等每日薄施脂粉，略畫蛾眉，把一繞圈劉海發，剪得斬齊，穿了玲瓏緊狹的僧衣，走向人前來，又飄逸，又瀟灑，真是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。上海人眼光裡，庸脂俗豔，本瞧的有點膩了，情波擊海中，忽地湧現出四朵特別花兒，眼睛前自然一亮，那生意不用說得，總興旺的。王阿根就和妙相兩個攀成相好，不料靈犀甫通，珠胎已結，妙相漸漸的懷酸嘔食，病妊起來。下過幾回藥，偏是沒中用，肚子一天膨漲一天。夢曇便向阿根大開談判，要他捐助五千塊洋錢，便把妙相還了俗，嫁給他。

阿根與春泉雖是要好，但一時間要他拿出五千塊錢來，如何能夠？只得學著外務部對外手段，敷衍挨宕，一竟緩下來，今天約明天，明天再約明天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直約到十月滿足，看看要臨盆了，此時夢曇也著慌起來，妙蓮見了，便問師父：「你慌點子什麼？這又甚麼事，值得恁的著急？上海又不比別地方，醫院最是多不過，真真要產，就送他到醫院裡去，產了下來。」

夢曇道：「我豈有不曉得醫院裡接生，很是妥當，無奈他沒有髮髻，如何可以進去呢？」妙蓮道：「沒有髮髻礙什麼？現在男人家都興的剪辮子，剪掉了辮子，說是時派，我們剪掉個巴髮髻，有甚不興呢？」

夢曇道：「快不要提起剪辮子了，前天兒張園開什麼剪髮大會，那些小伙子被朋友說得起勁，一時興頭，都把辮子剪掉了，回到家裡，受了老婆一頓臭罵，重新裝戴假辮的不知有到多少？你還提起剪辮子。」

妙蓮道：「師父，你真笨呢，剪掉辮子好裝假辮子，沒有髮髻，難道不好裝假髮髻麼？」

夢曇道：「假髮髻怎樣裝呢？」

妙蓮道：「自然總和假辮子差不多裝法，假辮子怎樣裝，假髮髻也怎樣裝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一人自外而入，笑說：「道地得來，好似裝過似的，我們將來要裝假髮髻，只消來請教你是了。」

兩人齊吃一驚，抬頭見是妙華。妙蓮笑罵：「浪蹄子，鬼怪似的，唬人家一跳，走進來腳聲音都沒有。」

妙華道：「你自己要緊講章，沒有留心我，倒說我鬼怪似的。」

夢曇道：「不要爭論了，我們計議正事罷。」

隨向妙蓮道：「裝假辮子有用網巾，有不用網巾。不用網巾，就裝在帽子上的；用網巾的，粗看去好像與真的一般，細細瞧起來，額上總有一條線痕。現在我們如何裝法？」

妙蓮道：「自然總用網巾了。」

妙華道：「既然裝了假髮髻，就不到醫院裡去也不要緊。楊穩婆不是與師父很要好的麼，妙相就到他家裡去生產，也很妥當。」

夢曇道：「這話也通，我們準定同楊穩婆商量起來，他如肯答應，省得再到醫院裡去了。」

妙華道：「要說就去說，我看妙相就在這幾天了。」

夢曇道：「你又沒有生產過，怎地會知道他就在這幾天？」

妙蓮道：「師父，你怎的知道他沒有生產過？他是個過來人呢。」

妙華道：「那總是王八這死鬼告知你的。王八原和我很要好，後來被你勾引了去，就嫌起我來了，說我許多不好聽的話。」

夢曇道：「不要爭了，你們都是我的徒弟，都替我做生意，吃虧點子，便宜點子，好在都不是別人家。現在他日子近不近，你怎麼瞧的出？不妨說給我聽聽。」

妙華道：「妙相這兩天，小便勤的緊，那不是生產的消息麼？」

夢曇道：「我是沒有生產過，不知裡頭的關子，既然這樣，快去同楊穩婆商量。」

妙華妙蓮齊說，那原要你自己去說的。夢曇隨坐車子到楊穩婆家裡，那知來得不巧，楊穩婆家堪堪有兩個親戚在，楊穩婆的兒子陪著講話。瞧見夢曇進來，忙著站起身來，口稱老師太，今日甚麼風，吹你老人家寒家來坐地？我媽一竟念起你呢。夢曇道：「便是我也很念他，為甚不到小庵裡來坐坐？我要來張他，又因幾家公館裡的太太小姐少奶們，終日在小庵裡同我談天，我這身子被他們絆的牢牢地，一步都離不開。今日捉空跑來張張他，他老人家可在樓上？」

楊婆兒子道：「老師太，多謝你大遠的誠心請過來，我媽生意上去了，就要回來的。老師太請坐坐，我去倒茶來。」

說著倒上一杯茶，隨道：「我媽本想庵裡來張張師太，因為我們這生意，天天在紅房裡穿穿進進，庵裡頭有菩薩，罪過不過，所以一竟要來，一竟沒有來。」

夢曼道：「哎喲，這礙什麼，小庵裡天生婆婆也有的。」

楊穩婆兒子敷衍一回，又過去和親戚談天了。夢曼舉目瞧楊家兩個親戚，一瘦一胖，估量去好似公門中人。只見瘦子道：「昨天真是晦氣，剛到鎮東市梢上走走，就碰著兩家私煙間。」

胖子道：「這是你財運來了。現在禁煙公事，辦得最嚴，上頭吩咐過，查見私售煙吃，回都不必回，就好捉進來重辦。」

瘦子道：「我也知道，故而心上倒很喜歡，踏進門，鄉董保正，都在那裡開燈。煙間老闆認做我也是吃客，向我道，裡頭有鋪空著，可要排一擋？我不動聲色，叫他拿兩盒煙來，等他點好煙燈，挑好煙膏，我就喊老闆過來講話，冷不防把他一把辮子抓住，拖他城裡去見官。」

這老甲魚嚇得什麼似的，向我作揖打拱的討饒。我說不相干，我肯饒，官不肯饒，官不肯饒，我也沒法。鄉董保正，一齊起來解勸。鄉董道，這事兄弟要賣一個情，求你老哥，可否瞧在兄弟分上，就此放過他手。這裡頭道理，兄弟知道的，決不會叫你老哥過不去。

我道，董事老爺客氣了，我是個應役的人，怎敢和董事老爺稱哥道弟？老爺方才的吩咐，我本不敢不遵，只是縣裡派我下來查煙間，這會子查著了不回，縣裡曉得了，叫我那裡吃得住？董事老爺，我這兩片屁股，究也是爹媽肉做的，這個事情，求你不要管了罷。

鄉董道，老哥，省事點子罷，開煙間的也是苦惱人，俗語說得好，得放手處且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你一報官，他一家兒性命都休了。落得做個好人，積點子陰德，從來說公門裡面好修行，再者縣裡也不是不抽烏煙的，他也是個大癮頭，他要禁人家，自己先應禁自己這張口。

我道，董事老爺，你這種話，不能向我講的，你有本領，自己向縣裡當面講去，就算他真個抽烏煙，府大人不講話，禁煙公所不講話，就沒有人能夠管他了。他叫我出來查煙間，我吃了衙門裡的飯，就不能不遵他的號令，董事老爺，你道我的話差了沒有？」

胖子聽到這裡，就插問道：「敢是說戲了，就此散場不成？本來你口子太老了，放鬆一點子就好了。你也枉恐是老公事。」

瘦子道：「戲倒沒有說戲，最好笑鄉董叫這老甲魚拿出二十塊洋錢來，說給我買酒喝的。你想這麼一件天大的公事，只值得二十塊錢，好笑不好笑？叫我如何答應得下？保正又出來相勸，

我向保正道，你也是吃公事飯的，一應事情瞞不過你，這麼一樁公事，只有二十塊洋錢，叫你做了我，肯答應不肯答應？

保正道，事情總要看事情起的，油水多的，自然多措一點子，油水少的，也只好將就將就。現在我來做主，叫他再補了五塊錢，好不好？我道，數目太離得遠了，公事公辦的話，且都丟開，敲開板壁說亮話，這樁事情，沒有五十塊洋錢，叫他也不必談起。他肯拿出五十塊錢來，我就瞧董事老爺和你老哥的分上，替他擔一個不是，放手不管。他如果婆婆媽媽，索性叫他不必破費了，同我一起去見官。或者縣裡老爺瞧見他人窮年老，發起慈悲心來，准其售賣，也說不定。那時他便是奉憲開煙間，我拍他馬屁都來不及，還敢向他放一個屁麼？保正道，你老人家不必拿他消遣了，他是個沒中用人，聽了玩話要上當的。這樣罷，我再叫他加了五塊錢，湊滿三十塊如何？

我冷笑一聲道，你怎麼也和我做起生意經來了？我素性爽快，你是知道的，十塊八塊的事，也不和你來開口了。現在只有兩個句話，肯，叫他拿出五十塊錢來；不肯，就歇。」

胖子道：「這樣，是決撤了麼？」

瘦子道：「決撤總算沒有決撤，吃了這許多年數公門飯，難道看風使帆那點子小節目還瞧不出麼？做好做歹，總算弄著了他四十塊大拉斯。」

胖子道：「好了，四十塊洋錢，有半個多月鴉片好抽了，怎麼還說晦氣呢？」

瘦子道：「那裡有半個多月，現在鴉片煙貴不過，我煙癮又大，一塊洋錢，只有五錢多煙好挑，四十塊錢，不夠我過十天的癮。」

胖子道：「就十天也好了，總算是意外財香。」

瘦子道：「晦氣事情，就在後頭，我拿著了錢，快快活活回到船裡去過癮。不料才抽得兩筒，禍事到了，啪嗒啪嗒啪嗒。」

胖子道：「什麼響？」

瘦子道：「什麼響，鄉下人跳上船來呢。」

胖子道：「跳下來做什麼？」

瘦子道：「來和我過不去呢。霎時間跳下三五個狠霸霸鄉下人，揸拳捋臂，來奪我的煙盤傢伙。齊說你是捉私煙的，怎麼也在抽鴉片？知法犯法，和你自治公所去講話。我通只一個子，單人獨馬，如何敵得過他們？只得聽他們把傢伙搶去，別的倒也罷了，只可惜一大缸陳公膏，足有八兩幾錢，搶奪時光，竟被潑翻在船艙裡頭，現在想著，還有點子心痛。」

胖子道：「這班鄉下人膽子倒大。」

瘦子道：「想來總有人主使的，光是鄉下人，那裡有這般的膽量？」

胖子道：「後來這事怎樣結果？」

瘦子道：「他們把我的煙盤傢伙，交到自治公所裡，誰料自治公所裡的書記徐先生，也正在過癮，聽得鄉下人喧鬧，丟掉槍出來詢問。鄉下人先搶著講話，我也不同他們爭論，盡讓他們去講，等他們講完了，徐先生問我，

我道，這煙盤傢伙不是我的，我素來不抽烏煙，縣裡老爺也曉得的，此番奉著縣裡諭，下鄉來查私煙，辦理公事，不免認真一點子，他們都懷了怨，特特種賊誣我。這傢伙實不是我的。

徐先生道，你這一面之辭，我也不便相信，待我細細的查，查明瞭再行稟縣。又向眾鄉人道，你們且去，我自有道理，替你們出這口惡氣。鄉下人聽了，只道徐先生果然要和我過不去，哄然散了。

徐先生見他們散了去，向我道，你抽鴉片怎麼這樣不小心？現在禁煙當口，面子上總要遮遮，今天幸虧撞在我手裡，倘然張老爺在此，你可就要吃苦頭了。說畢，就把煙盤傢伙還了我。我見他這樣用情，倒不好意思白領他，只得把潑剩的大半缸陳公膏送給了他。你想這八兩多的陳公膏，一小半潑翻在船艙裡，一大半送給了徐先生，晦氣不晦氣？」

胖子笑道：「三種煙鬼混在一堆兒，自然要搗蛋了。」

瘦子道：「怎麼是三種煙鬼？」

胖子道：「你吃衙門飯，可以算得官煙鬼。鄉下人只好算是私煙鬼。徐先生在自治公所辦公，可以算他公煙鬼。那不是三種煙鬼是什麼？」

夢曼聽了，才知這瘦子果然是差役。忽見楊穩婆兒子起身道：「媽來了。」

夢曼回頭，見楊穩婆已經跨進門口，隨也起身相迎，口稱楊媽媽你一竟好，生意忙呀？楊穩婆道：「哎喲，曼老師太，好多個月不見面，想煞我老太婆了。」

緊步上前，執住夢曼的手，笑道：「曼老師太，你越發發福了。究竟你們修行人菩薩保佑，我一竟羨慕你，要學你這麼一日，

那裡能夠。」

回頭瞧見了兩個親戚，又過去和親戚周旋一會子，又過來和夢曇講話。夢曇問：「這兩位是府上何人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都是寒家親戚。胖子姓賴，名叫賴嘯吟，是我的表弟，從前在糧台上幫收錢糧的。瘦子是我的內姪，名叫勞有義，在縣裡充當皂班的。」

夢曇道：「楊家媽媽，我借你房間講一句話，好麼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

說著，就向賴嘯吟勞有義道：「我和曇師太樓上去一會子，你們坐坐，吃了晚飯去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老阿姊儘可以不客氣，我們都是自己人。」

夢曇跟楊穩婆到樓上，隨道：「我有一樁事情，要和你商量。我們的妙相懷了孕，你也知道的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不錯，從前你也叫我下過藥，怎麼沒有效驗？現在可怎樣？」

夢曇道：「現在快要臨盆了，所以要和你商量呢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敢是請我去接生麼？」

夢曇道：「庵裡頭如何可以產子？我想就與你商借一間房子，讓他到這裡來，這件事情索性重托了你，你道如何？倘然這裡不很方便，我就送他醫院裡頭去。」

楊穩婆忙道：「便當便當，儘管送他來是了。只是還有句話，倒不好不先向你說明，令徒是出家人，衣裳打扮，都與俗家不同，這里鄰舍都不甚好，露了眼，未免要起風波，鬧出事來，大家都不安靜。你送他來，須夜裡送他來，日間萬萬不要來。」

夢曇道：「這個倒不勞過慮，我已經預備定當了，叫他裝作俗家打扮。」

隨把裝置假髻的事，告知楊穩婆。楊穩婆道：「此計大妙，虧你怎地想出來，戴上網巾，裝上假髻，再戴上一個兜，任你仙人也瞧不破。準定這樣送來罷。」

夢曇辭著出來，隨到畫錦裡置辦網巾假髻女兜各物，回到庵中，把妙相裝扮起來，一瞧時果然很像。又向用著的大姐，借了幾件俗家衣服，穿著定當，連夜送到楊穩婆家裡。事真湊巧，送到第一夜，居然就產下一個孩子來。楊穩婆家兩個親戚還沒有去，見日間忽來一個尼姑，晚上忽地來一個婦人，到了夜半，又忽地產起小孩來，這種迷離恍惚的情形，瞧見了不勝詫異。賴嘯吟尚向勞有義道：「這個婦人路道瞧去不正，不知可有點子油水沒有？」

勞有義道：「就是不正，捏不著把柄，拿他怎樣？只好白瞧瞧罷了。」

賴嘯吟笑道：「你惶恐吃了這許多年數衙門飯，連這點子計策都想不出麼？我們吃衙門飯的人，象牙木梳要算光，也會捉出他破綻來，何況這事，本來有罅隙的呢。」

勞有義道：「不要響，快聽聽，樓上在講話呢。」

賴嘯吟側耳靜聽，只聽楊阿大道：「媽，妙相師太的益母草，我已替他煮好了，可要盛點子上來？」

又聽楊穩婆道：「講話留心點子，下底有人客在呢。師太師太，被人家聽了去，又要鬧出禍事來了。」

楊阿大道：「這礙什麼？人客又不是別人，一個是表舅舅，一個是表哥子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你孩子家，知道點子什麼？舅舅哥哥，他可同你一個灶頭上吃飯的麼？」

嘯吟有義聽得清楚，嘯吟道：「聽見麼？這寡老是尼姑喬扮的，你我快上去，揪掉他髮髻，弄幾個錢來用用也好。」

有義聽得，頓時快活起來，於是穿衣起身，放輕了腳步，躡手躡腳，步上樓去。楊阿大瞧見，喊說舅舅哥哥上來做什麼？賴嘯吟道：「我們特來向師太道喜。」

楊穩婆聽得，忙上來攔時，勞有義已走到床前了，向妙相道：「恭喜師太，添了一位官官，恭喜恭喜，我們特來討一個喜錢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阿義，你講甚玩話兒，師太不師太，這是費公館裡少太太呢。」

勞有義道：「姑母，你不用與我爭得，你說是少太太，我給憑據你瞧，這可是少太太？」

說著，舉手上前，把妙相的假髻網巾只一揪，白雪雪一個光頭早露了出來。楊穩婆再不料勞有義會使出這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來，早嚇得面無人色。賴嘯吟見勞有義得了手，也搶說道：「果然是一位少太太，我們得罪了少太太，不知公館裡老爺要怎樣辦我們呢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這原是我不是，你們都是我自己人，就求你們看過點子罷。」

勞有義道：「姑母，我可同你不是一個灶頭上吃飯的呢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閒話少講，拿出五百塊錢來，萬事全休，拿不出錢，我就拿這假髻網巾，同你茶會上去講話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有話好講，舍母裡人嚇不起的，快下底坐罷。」

勞有義道：「這話也是。嘯叔叔，我們下去罷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下去就下去，不怕他們飛了天外去。」

說著，轉身就走，勞有義也跟下樓來。楊穩婆道：「他們是出家人，苦惱的很，五百塊錢如何拿的出？叫他稍微拿幾個錢出來香香手，好不好？」

賴嘯吟道：「老阿姊，不要和我做甚生意經了。兄弟的性子，你總也曉得，幾曾見我開了口有還過價的？」

勞有義道：「姑母，我們都是自家人，難道還有甚虛價不成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這樣罷，叫他拿了一百塊錢出來，瞧我分上，就此丟開手。」

賴嘯吟笑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？懸天索價，著他還錢。就蘇州人一半價，也要二百五十塊錢呢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你是要二百五十塊錢麼？」

賴嘯吟道：「我說的是五百塊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一口咬定五百塊，是不成功的。你總要讓點子下來，我再加點子起來，兩面湊湊，就成功了。」

勞有義道：「姑母，這不是買東西，做交易，有甚行情講？是便是的辦法，不是便不是的辦法，一句話夠了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我可不能夠作主，且上去問聲本人看，本人肯答應最好，不肯答應，也不干我事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很好很好，我候著，你就去問。」

楊穩婆上樓去了一會子，下來道：「總算談妥了，費了我多少唇舌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可是五百之數？」

楊穩婆道：「你還說五百呢，談到二百五十，已經吃力的很，再大我也不便談了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老阿姊，二百五十塊錢，我是沒有說過。」

楊穩婆道：「可以了，你們再不答應，我也沒有法子好想，只好聽你們去鬧罷。」

賴嘯吟道：「這個錢又不是我一個兒用的，我也不好答應。」

楊穩婆又問勞有義，勞有義道：「瞧姑母分上，叫他再添五十塊錢，拼滿三百塊，我就勸嘯叔叔就此放手。」

楊穩婆無奈，只得道：「說呢我也不便再去說，五十塊錢，只好我來認個晦氣，替他填上了。」